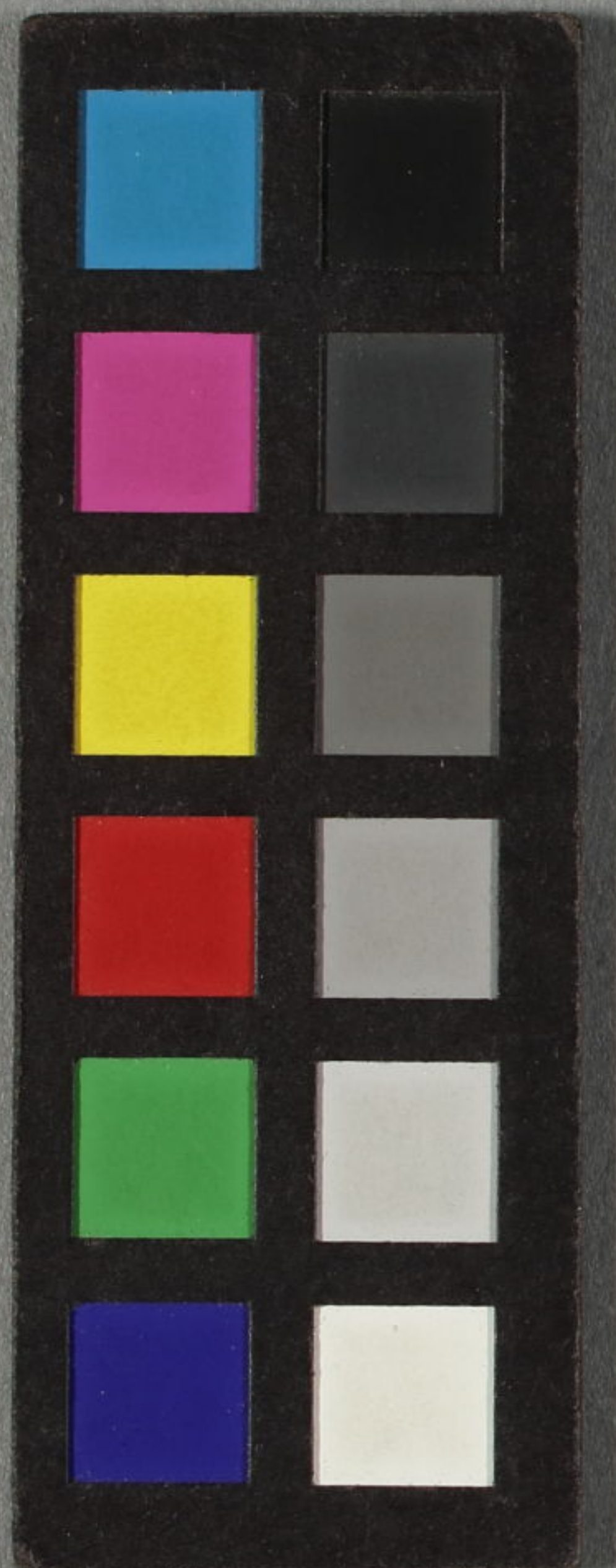


巾箱小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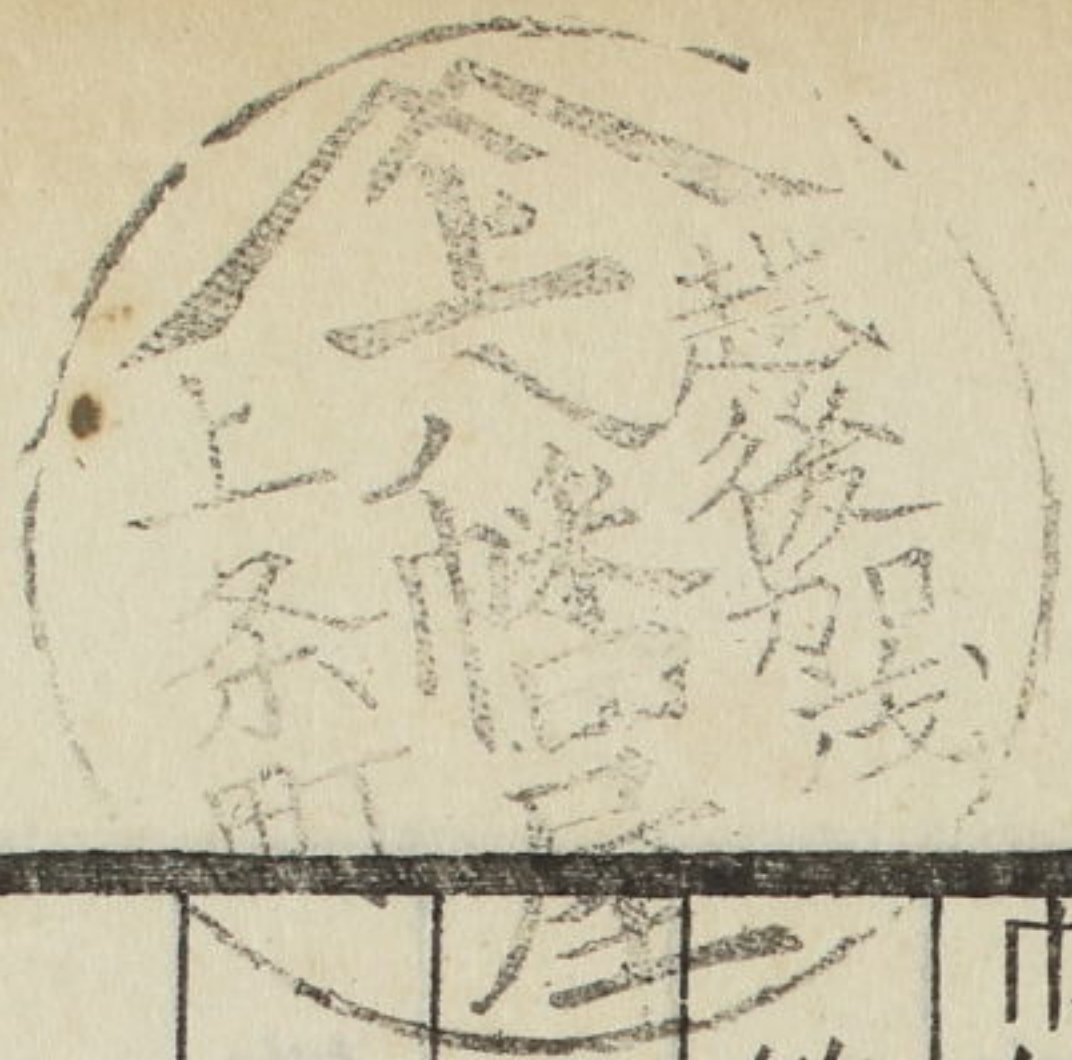
和
123
1



和 1
門 123
卷 1



巾箱小品



巾箱小品目錄

第一冊

冬心畫竹題記

冬心畫梅題記

冬心畫馬題記

冬心畫佛題記

冬心自寫真題記

第二冊

巾箱、書目錄

冬心齋研銘

板橋題畫

唐詩酒籌

西廂記酒令

第三冊

繪事發微

怪石錄

第四冊

才子文

香奩詠物詩

冬心先生
畫記五種

冬心先生年踰六十始學畫竹前賢竹派
不知有人宅東西種植修篁約千萬計先
生卽以爲師去春先生病起目矇耳聵之
狀輒自愛惜名山老疾時時動念今夏四
月輕輪短櫂別剡中諸勝過吳興攬蒼弁
闕大雷下浸太湖狎洞庭揖林屋品第茶
經慧泉泉上躡良常憩招隱復渡江訪焦
先瓜牛廬又至廣陵客謝司空寺無日不

爲此君寫照也。畫竹之多，不在彭城而在廣陵矣。每畫畢，必有題記。一攄根觸之感。秋雨兀坐，編次成集。江君鶴亭見而歎賞，不置。命僕人鈔錄，付劄。劄氏江君早歲能文，交道矜慎，獨取乎韋布寂寞之言。其賢誰得而測之耶。

乾隆上章敦牂九月九日錢塘金農自序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饑鳳非竹實不飽。予畫竹，竹之實歲無所收。安得爲羽儀者之食也。竹之族六十有一，而獨盛西南。曰筍，曰箨，曰籊，曰簞，曰篔簹。曰箨，曰箨，皆可貌其幽姿者也。其他若篔簹之類，則不堪寫入豪楮矣。宋人有詠竹米詩，竹米者竹實也。卽復也。儋石之儲，何

人見之。所以巢于阿閣者常饑也。予之常饑又何怪乎。

康熙丁亥。予讀書于先師何義門先生家。見沈貞吉隱君畫竹小幅。翳蒼之趣如坐幽谷。其父爲孟淵處士。其子卽石田翁也。居相城里。山輿溪艇。非勝流淨侶弗與遊。三世不慕緋紱著簪韋帶。皆享耄耄大年。吳中譚往哲者。至今稱之。今予追想其筆。

漫然寫此。然不强合其妙耳。并題詩曰。文洋州世不復有。閣助教近已無聞。卽今坡老亦踈闊。斂袂何人知此君。

宋淳熙閒。省元徐履善墨竹。得風作笑之態。時時出紙上。雍正壬子。工吏部虛舟先生。攜觀梁溪聽松盒中。傳聞履殿試日。寫新篁于卷尾。題云。畫竹一竿送與試官。其清狂殊可愛也。十餘年來。虛舟先生已歸。

道山。此畫無存。予養疴江上。偶作小筆。輒一動念。履之畫竹。世不恆見。視後之夏景文壁。姚綬之徒。幾有威鳳山雞之喻矣。籊籊竹竿。畫以自賞。儻逢王方平。吾欲斫取。贈其作垂釣之具焉。上虞江三石頭。策策之魚不少。釣既不得。得亦不賣。此逸民中高蹈遺世之人也。今有其人。吾當友之。先民有言。同能不如獨詣。又曰。衆毀不如

獨賞。獨詣可求于已。獨賞罕逢其人。予于畫竹亦然。不趨時流。不干名譽。叢篁一枝。出之靈府。清風滿林。惟許白練。雀飛來相對也。

眉山長帽翁畫竹橫軸。乾隆元年九月。曾見于京師一豪貴家。墨腴筆趨。有崩雲抉石之勢。自屬奇蹟。予每落想摹寫。往往來曾中。頗有得也。若魏國夫人。踈篁瘦篠。真

閨幃閒穉物。只合配女郎詩耳。

予自丁卯歲。從江上遷居南城隅。種竹無算。日夕對之。寫其面目。若五斛黛在豪楮。閒煙啼風嬉之態。頗謂得之。文湖州柯丹丘。未嘗知有其他人也。

五代隃麋。內庫紙。開軒畫竹。雲舒舒。莫將蒲葦輕相比。此是楊風子草書。

古人云。怒氣畫竹。予有何怒而畫此。軍中

十萬夫也。曾次芒角。筆底崢嶸。試問舌飛霹靂。鼻生火者。可能亂畫一筆兩筆也。

近得一大硯。狀貌甚古。人皆以為砧娘擣練之石也。閉門獨坐。畫長竹數竿。題以寄遠措句用韻。不拘規矩。極詩之變。吾黨惟陳楞山。厲樊榭。丁鈍丁。杭堇浦。陳竹町。頗能賞之。五君子亦擅斯體之妙者也。詩曰。此硯一錢雖不直。此硯千金却不易。中有

海眼疑出泉。坐對常想百年前。百年前頭誰識得。此硯定爲空階擣衣石。終日摩沙我獨忙。抱向孤松松下之高堂。畫竹不畫今畫古。湘江人愁湘雲苦。舊時騷怨渺何許。重磨輕煙掃長毫。題詩大膽氣益豪。豈屑啾啾喑喑聲。嘈嘈天風忽爾吹蓬蒿。扶背側望皆汝曹。只合寄與茅山道士勞。山樵。

鄺道元注水經。山陰縣有苦竹里。里中生竹。竹多繁冗。不可芟。豈其幽翳殄瘁。若斯民之餒也。夫山陰比日凋瘵。吾友舒明府瞻爲是邑長。宜憫其凶而施其灌溉焉。予畫此幅。冷冷清清。付渡江人寄與之。霜苞雪翠。觸目興感爲何如也。

時雨夜過。春泥皆潤。曉起碧翁忽開霽顏。玉版師奮然露頂自林中來。白足一雙未

礙其行脚也。劉宋沈道虔屋後生大筍。或竊之。乃笑止之曰。惜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買送。此語頗蘊藉也。予偶畫竹。并畫送土。皴皴欲出之狀。儻逢采頤物色人。可能從紙上掘去燒之作午食也。

前人畫竹。鈎勒之妙。不名一家。有以朱碧渲色爲之者。亦能品中高藝也。予屑隄塵半挺。漫然寫意所得。在成都大慈寺灌頂

院壁上。唐張立用筆之法。可以想見。

冬心先生出遊四十年。老且倦矣。四十年之中。渡揚子。過淮陰。歷齊魯燕趙。而觀帝京。自帝京趨嵩洛。之晉之秦之粵之閩。達彭蠡。遵鄂渚。汎衡湘。離江閒。車之輪。舟之楫。有時晏坐一室。泊如也。僦人從者。或三四人。或六七八人。各治其事。泓穎取資。抑何多焉。卽煬竈析薪。抱甕汲水。久而忘其服

勞之苦也。甬東朱龍善琢硯。新安張喜子界烏絲闌。會稽鄭小邑兒工鈔書。吳趨莊閨郎操縵能理琴曲。涇陽蔡春解歌元白新樂府。近來先生僻好畫竹。長幅矮卷。日竟十數。蘭陵陳彭學畫竹可亂先生真。嗚呼。上世賢哲之士。若甯戚將車。陳仲子灌園。公沙穆賃舂。司馬相如滌器。夏馥爲冶家庸。申屠蟠爲漆工。闕澤傭書。杜廣爲廢卒。袁宏爲富翁運租。祁嘉作都養給食。吳達行庖。南霽雲爲長年操舟。陸羽龍蓋寺牧牛。程賀充眉州廳僕灑掃。此身初非有意處于卑賤而不恤也。人貴乎自立耳。自立則其執役不爲屈。不爲辱也。下至王褒之髯奴炙酒。張志和之漁童捧釣。杜甫之阿段伐木。楊伯起之阿對種蔬。雖後無所顯。然亦見用于名流。而不泯其傳也。

老而無能詩亦懶作。五七字句諛人而已。可勿錄也。然平生高岸之氣尚在。嘗于畫竹滿幅時。一寓已意。林下清風。惠貺不淺。觀之者。不從塵坌中求我則得之矣。

唐宋以來寫竹枝者。不尚丹青。專用水墨。大半出于高流勝侶之筆。非畫史俗工所能也。其于堅冰積雪時。乃見此君歲寒之盟。與梅兄松叟久而勿替也。予愛竹不啻

好色。近復揮掃。往往畫以自賞。閒或作易米計。然未嘗有好事者。連船運租償送也。松有時而摧為薪。桂有時而蠹其腹。物之生也。其如戕賊何。竹族甚蕃。不天闕。不龍鍾。亭亭特立。若翠葆玉人。日夕清風出懷袖。閒庾公之塵藉之而拂去也。予與通好。輒為寫真。此君面目。惟青城野鶴可相並亞。

凡花之發于句芒也。自含葩以及落蒂。倏而敷榮。倏而擎斂。便生盛衰比興之感焉。暈朱調鉛。壯夫不爲也。子僻性愛竹。愛其陵霜傲雪。無朝華夕瘁之態。每聞多竹勝地。如涓川淇上者。直造竹所。不問主人。往往人見之。錯呼爲王郎。暇日則寫其貌。黥縣陳元資。我不淺也。

子畫竹不畫石。石何難乎。顏色太古。雪作飛白者乃佳。若攢苔用雨點皴。不屑畫也。畫竹宜瘦。瘦多壽。自然飽風霜耳。蒙莊十圍臃腫之木。子覺嬾對圖繪。恐客嘲賓戲。以我爲肉食相也。

一枝新長楚江頭。便有煙昏細雨愁。若說無心心最苦。斑斑湘女暮啼秋。此予二十年前題湘陰女子畫竹詩也。予近善此製。遂轉以白贈白頭潦倒。空負青青琅玕之

照眼睫也。老醜不嫁，意欲何爲？難免彼姝掩口笑之不止耳。

予家書堂前後皆植竹。每于雨洗煙開時，輒爲此君寫照。一枝一葉，蓋不假何郎之粉。蕭娘之黛，作入時面目也。

儻人陳彭冬心先生字曰幼篔，復字之曰八百。侍先生硯席歷百二十朔晦矣。先生受二監之擢，三載僕半散去。若風箴之解

也。彭獨留，藥鎔粥鍋，晨夜無怠。四方朋交皆謂戴逵已應災星，孰知尚在人世。今年五月霍然而起，嘗作束皙近遊清茗蒼弁。彭相隨以往，詣天聖寺觀寺壁畫竹一堵，歸寫此幅。彭乞請收藏，噫其不好携捕簞錢之戲，又不愛珠犀金玉之貴，而寶蘆中窮士之殘煤秃管，亦異已哉。

虛心高節，久而不改其操，竹之美德也。若

戕伐之。煎茶縛擘之厄。非愛護。弗能免之耳。予畫此數竿。如見所生。設百年後紙渝墨敝。煎茶縛擘之厄可免也。

跛道士梅沙彌寫竹一竿。極似之。不補桃花三兩枝。何須貴人題惡詩。

居無竹。食無肉。居無竹長俗也。食無肉長瘦也。是日西廊分種修篁七竿。適有客餉豚蹄者。予得飽肉坐竹中。居然不俗不瘦。

之人矣。因磨王仲卿墨畫此紙幅蕭蕭秋聲如灌兩耳。砌下甘蕉叢棘母妬。長身君子挺立不屈也。

野蒲出水雛鴨啜萍。初夏新篁已解粉籜。窺入作微笑矣。南朝官紙滑如女兒膚。晨起寫此一竿。世無文殊。誰能見賞。香溫茶熟時。只好自看也。

唐蕭協律善墨竹。畫十五竿贈醉吟先生。

醉吟先生作長歌報之。傾倒其絕藝逼真。舉世無倫也。予遠希前良。寫此牝牡十三輩。茫茫宇宙。何處投人。一字之褒難逢雅賞。其他可以取譬而不爲矣。

竹有祖。竹有孫。藝竹者善于養畜也。齊民要術所載東家種植西家收利。又非人力之能施矣。予江上舊廬多竹。閱數世不改青瑤華。今轉徙居何氏妹聲書屋。瓦松梁。

苔薄見曦景。而蒼筤一竿無有也。養畜收利之說。則託之墨卿。畫此長卷。將欲授高枕石頭之人也。

嶰谷風秋。柯亭人古。信手寫來。便是竹譜。天寶遺事云。商山隱士高太素居清心亭。亭下有秀竹。稜稜玉立。不羨侯家戟門也。予仿小筆數竿。以貽潛林逋客。潛林爲太素雲仍之孫。予載相望。其岌光戩影。敦蠱。

履之節同一軌也。

予遊弁山。尋小玲瓏石不得。信宿僧寮。僧心印乞畫瘦竹一枝。長供佛前。竹尊者頓開生面矣。并題七字古詩曰。好遊名山扶一藤。林閒忽遇長眉僧。合掌乞畫苦寒竹。先生近日無他能。竹中不復畫荆棘。荆棘乃竹之盜賊。老來嬾似水牯牛。隨意題詩在上頭。

九龍山人嘗于月下隔船聞簫聲。欣然寫竹一枝相報。越日估客奉紅氍毹一端。復請山人畫為配。山人索取前畫裂之。其事頗為美談。予今年四月十五夜泊舟九龍山前。緬想高風。漫興畫此長幅。何地無月。何時無簫聲。卽估客比比皆是。紅氍毹豈少耶。然求之今之世。萬無其人耳。言之可發一笑。

興化鄭進士板橋。風流雅諳。極有書名。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衆妙之長。十年前子與先後遊廣陵。相親相洽。若鷗鷺之在汀渚也。又善畫竹。雨梢風籜。不學而能。廣陵故多明童。巧而黠。俟板橋所欲。每逢酒天花地閒。各持硃牋。紈扇。求其笑寫一竿。板橋不敢不應其索也。若少不稱。陳蠻子田順郎意。則更畫醉墨。漬污上襟袖。不惜也。

今試吏于齊東濰縣矣。便娟之徑。可添伎席否。翠娥紅靨之圍。詎少滌硯按紙之人邪。吾素性愛竹。近頗畫此。亦不學而能。恨板橋不見我也。

予畫此幅。墨竹無蕭灑之姿。有顛顛之狀。大似玉川子在揚州羈旅所見蕭郎空宅中數竿也。予亦客居斯土。如玉川子之無依。宜乎此君蒼蒼涼涼。喪其天真而無好

面目也。噫人之相遭故然相同。物因以隨之。可怪也哉。

五月十三爲竹醉日。杜秀才從太原來。遺桑落酒一尊。予獨嘗竹下。餘瀝澆之。三杯通大道矣。卽以酒和墨。漫寫直幅。竹何能飲。亦何能醉邪。淋漓欹斜。便若覩此君沈湎拍浮之態也。

曩在汪伯子巖東草堂。見張萱畫飛白竹。紙長一丈許。乾墨渴筆。枝葉皆古儼如快雪初晴。微風不動。想作者非娟娟之姿悅人也。予縛黃羊尾毛畫此巨幅。縱意所到。不習其能。然幽眇閒小有合耳。寄與新安方密菴。密菴善別畫。千里之外。定輒然以張萱目我也。賢者樂此。不賢者又何樂哉。竹裏清風竹外塵。風吹不斷少塵生。此閒乾淨無多地。只許高僧領鶴行。

舟屐往來蕪城幾三十年。畫梅之妙得二友焉。汪士慎巢林。高翔西唐。人品皆是楊補之。丁野堂之流。巢林畫繁枝。千花萬葉。管領冷香。儼然霸橋風雪中。西唐畫疎枝。半開顰朵。用玉樓人口脂。抹一點紅。良縑精楮。各臻其微。予比歲沈疴頓起。輒事畫竹。然無所師從。每當幽篁解籜時。乞靈于此君。李超兒墨。日供揮灑。嘗爲二友稱賞。

賞予目無古人。不求形似。出乎町畦之外也。

飲鄭氏園。大醉如泥。爛銀月色。今夕尤佳。畫此竹枝。自代解醒。并題小詩其上。詩云。花氣已闌人罷酒。棋聲方散月當堦。新篁一枝纔落墨。便有清風生百骸。予之竹與詩。皆不求同于人也。同乎人則有衣礫在後之譏矣。

昔賢畫竹。有畫于成都竿橋觀音院中。又畫于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然如生。墨色淋漓。寒燄四出。令觀者雖執熱亟思挾纈也。今人目不接古。干雲直上之狀。何能得其萬一邪。乾隆庚午六月朔日。遊石塔寺。訪吳興。寄舟開士。遂在禪室寫此長幅。以充供養。眼塵心垢。都爲蠲去。予之所得。蓋有宿因。默契于先哲也。

風約約。雨修修。翠袖半溼。吹不休。竹枝竹枝。湘女愁。

宣城沈叟樗厓。年八十。似四十歲人。雍正間。會合于廣陵之紅橋。叟善畫松。龍之鱗鱗。石之衙衙。唐張璪畫法也。廣陵猗頓富家。出白金一流。叟始放筆爲直幹。然不問其誰何。以宣德丈六名紙請乞也。乾隆壬戌。鮑辛甫先生領鹽運判官。招叟遊杭。烏

巾白褐。叟欣然來西湖。諸精藍粉壁。輒作大幅。未嘗索取三百青銅錢。予交叟居小友之次。星紀凡歷二周。每見叟破墨皴動。欲師其雙管齊下。生枝枯枿之妙。不可得也。予今年學畫竹。竹之品與松同。總要在象外體物之初耳。叟已騎箕天上。予則吹簾市中。相感更多歎息也。

磨墨五升。畫此狂竹。查查牙牙。不肯屈伏。天上天下。吾願斲取一竿。贈之不釣陽鱈。而釣諸侯也。世人中有眼大如車輪者。定知此意。

結夏僧屋。野人有獻瓜果者。予小嘗之。畫此墨竹相荅。題詩云。不勞纖手剝蓮蓬。西域瓜漿消熱中。畫出張高士家竹。暑風却變作清風。北郊去市已遠。若養羊牧豕。鬻薪種菜。定有游明根。孫期葛洪范宣一流。

人吾將訪之。儻不得見。當再往也。

予今年又至廣陵。有于思復來之誚。所居北郭僧廬。僧廬多竹。惜在頑石汗漑中。未見其娟秀之媚。幽獨也。近日風雨無事。輒作數竿。聊爲此君湔洗塵服耳。

竹之生也。緣坡穿徑。絕無行次。葳蕤檀欒。若君子之在野焉。當其抽萌換筍。元功造化。誰維司之。予畫竹一月之中。麝煤狐柱。

破費凡幾許。此幅寄贈丁隱君。敬身龍泓不遠展。看于風篁嶺下車馬塵。是何物也。予入夏來。不巾不鞵。追暑無方。雪車冰柱。安可得哉。畫竹一幅。以當休憩。純用焦墨。長竿大葉。葉葉皆亂。有客過而詫曰。此嬴秦戰場中折刀頭也。得毋鬼國鐵爲硬筆耶。吾爲先生聚鬼國鐵于九州。鑄萬古愁何如。

宋程郎中堂善墨竹。爲湖州老文入室弟子。嘗登峩眉山見菩薩竹。節外之枝。昔密如裘。輒寫其形于乾明寺寺壁。子用吾鄉元時林松泉代郡鹿膠墨摹之。恍若晚風攪花。作百顛狂。却未有落地沾泥之苦也。吳門薄君自昆相見廣陵。贈予東魏興和甌硯一枚。色澤若幽幽之雲吐巖壑中。琢手精奇。四周三道。墨池深窪。真希世物。貯

硯之器。是宋髹漆。紋理如牛毛。如蛇腹。亦可寶也。因試其良。畫西蜀叢竹長幅。報之。題云。貽我古硯。報君新篁。此中有渭川之千畝。何用洛陽二頃之耕疆。

丹陽許濱江門善畫。窠石水仙薄冰殘雪。時見嫣然。趙子固九十三莖畫法。江門深得之。汀洲華岳秋岳倚居吾鄉。相對皆白首矣。嘗畫蘭草紙卷。卷有長五丈者。一炊

飯頃便了能事。清而不媚。恍聞幽香散空谷中。二老每遇古林茶話。各出所製誇示。予恨不能踵其後塵也。今年六月。予忽爾畫竹。竹亦不惡。頗為二老歎賞。于羣公閒云。宋李息齋無此題記數行也。近日習家池頭。風荷露葢。世上人可不必畫。必欲潑墨塗染。只好懸諸葱肆。供拾芩通者。作息肩之觀也。

比日不出。非不出也。避城狐社鼠之相闕也。既不出矣。招剡溪之人來。畫老竹數竿。在大石罅。石作飛白者一。作鱗黑者一下。有敗棘。有惡草。不意幽林懸谷中。伏處此輩也。畫畢。擲筆太息。自解不得。吾當搔首問青天耳。

楚州陸三竹民新拜頭銜曰江湖釣魚師。予以紙上一竿贈之。直釣乃可。不可效籊

人沈壽鉤也。此是老夫癡想。觀者莫以爲
有此事耳。并題小詩申廣其意。新婦磯頭
嬾寄書。竹竿笑贈莫踟躕。釣魚須釣一尺
竿。三十六鱗如抹朱。

吾杭南山之南。樵路澗道中。皆有叢竹之
勝。人行其下。翠沾衣襟。今遠客廣陵。每一
思之。則寫其形。并賦小詩。託楮先生通殷
勤焉。雨後修篁分外青。蕭蕭如在過溪亭。

世間都是無情物。只有秋聲最好聽。

金錯刀。李家重瞳兒。畫竹法也。予戲筆爲
之物。外服古之士。定知予有自來也。

入秋雨師暴行其政。渺渺江湖恍在戶庭。
半月來。朝曦夕陽。偶見竹影。不三日。而淋
漉之聲又滿耳矣。子桑之病。杜門嬾出。惟
有此君知我也。寫畢。乃作詩二首以寄意
焉。詩曰。一番陰雨一番晴。晴却無多雨又

傾如此秋光太欺客。攜燈畫竹到天明。一派叢生苦竹洲。枝枝葉葉正涼秋。得風恍若作微笑。笑我無家人白頭。

古人身處貧賤。執業甚卑。若太公望賣漿。孟津老萊子緝毛。楚國嚴遵卜筮。成都肆韓康賣藥。長安道上樊宏。藝漆壽張。嚴清運炭越城。步隲種瓜江東。劉實賣牛衣。高唐農家。傅昭賣歷。日靈州州境。朱百年伐

藥若干。會稽山中朱桃椎。置芒屨于益州路口。以至河上公。緯蕭宛。孔氏治鐵。雍伯販脂。濁氏胃脯。段干木。曾馬。灌嬰市繪。趙岐炊餅。徐孺子磨鏡。王猛編春。沈麟士織簾。篋叟鬻翁之流。或異時通顯。名著旂常。或畢世幽潛。跡光蓬藿者也。冬心先生客廣陵。五閱月。衣上塵滿把矣。臣朔九朝三食之。厄未免也。日畫墨竹。欲鬻以自給。終

不得有損魯公之困而實萊蕪之甌爲可歎已。

此幅墨竹爲巢林先生作。題詩曰。去年新竹種西牆。今歲牆陰筍漸長。一日生枝三日葉。秋來便已蔽斜陽。其意未盡。又題詩曰。明歲滿林筍更稠。百千萬竿青不休。好似老夫多崛強。雪深一丈肯低頭。予與巢林俱是鶴髮翁矣。當前行樂莫負景光若豫章之木七年而成陰。不暇畫之以奉先生也。

秋聲中惟竹聲爲妙。雨聲苦。落葉聲愁。松聲寒。野鳥聲喧。溪流之聲泄。子今年客廣陵。繞舍皆竹。蕭蕭騷騷。歷歷屑屑。非苦愁寒喧之聲。而若空山絕粒人幽吟之不輟也。晨起清盥畢。畫此滿幅。恍聞竹聲出紙上。世有太拙薛先生。自能知之耳。塞豆者

烏得辨聽其妙者邪

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冬心畫梅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白玉蟾善畫梅。梅枝戍削。幾類荆棘。著花甚繁。寒葩凍萼。不知有世上人。玉蟾本姓葛。名長庚。棄家遊海上。號海瓊子。又號蟾菴。武夷散人。神霄散吏。紫清真人。殆乎仙者也。昔年曾見其小幅題詩。亦清絕。今想像爲之。頗多合處。予初號曰冬心先生。又

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邠居士。龍梭僊客。百二硯田富翁。心出家菴粥飯僧。可謂遙遙相契於千載矣。惜予客遊無定。日在塵埃中。羽衣一領。何時得遂沖舉也。

世傳楊補之畫梅。得繁花如簇之妙。徽宗題曰邨梅。丁野堂畫梅。理宗愛之。野堂遂有江路野梅之對。二老皆蒙兩朝睿賞。而品目之。千古藝林。侈爲美談。今予亦作橫

枝。踈影之態。何由入九重而供御覽也。畫畢。戲言可發觀者一笑。

吾鄉龔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貢粉梅長卷。丁處士鈍丁家。有王冕紅梅小立幅。皆元時高流妙筆。予用二老之法。畫於一幅中。白白朱朱。但覺春光滿眉睫間。老子於此興不淺也。

徑山林道人乞予畫梅。寫此寄之。并自度

新詞書其上。三五溪翁謂陳仲父錡巨生諸隱君也。

山僧送米乞我墨池遊戲極瘦梅花。書裏酸香。香撲鼻。松下寄寄到冷清清地定笑約溪翁三五看罷汲泉鬪茶器

乾隆丙子初春。蛾眉山中精能院漏尊者遣單于阿鈍持書相訊。予作此詩畱之。改月仿九里山人畫法畫此長幅。又書此詩

以寄勝侶。茶熟香溫時。可多物外之賞也。蜀僧書來日之昨。先問梅花後問鶴。野梅瘦鶴各平安。只有老夫病腰脚。腰脚不利嘗閉門。閉門便是羅浮村。月夜畫梅鶴在側。鶴舞一回清人魂。畫梅乞米尋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長飢鶴缺糧。攜鶴且抱梅花睡。

冒寒畫得一枝梅。却好鄰僧送米來。寄與

山中應笑我。我如飢鶴立蒼苔。

硯水生冰墨半乾。畫梅須畫晚來寒。樹無醜態香沾袖。不愛花人莫與看。

吾郡孤山下荒亭之中。有梅十數。橫斜多態。相傳逋仙手植。每花時必吟賞其側。今客揚州。若號寒之蟲。墜戶不出。追想風格。呵凍寫此。尚不失其古貌也。恨無薛家筆法。添畫襪。從六鶴于左右耳。

畫梅須有風格。風格宜瘦不在肥耳。揚補之爲華光和尚入室弟子。其瘦處如鷺立寒汀。不欲爲人作近玩也。客窗仿擬以寄勝流。

宋蕭太虛冲元觀道士善畫墨梅。著花疎秀。別出一格。康熙丁酉舊里楊工求進士。攜蕭之小立軸。觀于陳楞山玉几山房。恍若行行籬落閒。各題詩一篇。後工求領二

卷一
千石。典郡秦中。此畫不復再見矣。今二君
皆下世。追想昔日游處。展玩寫此長幅。二
君無由共賞也。不禁慨然。

石門僧畫梅。吾友丁敬身藏一軸。密萼繁
枝。孤詣獨絕。踵後塵者。越城王郎。予雪中
彷彿其意。尚不至於望塵不及耳。

晨起用杜道士小龍精墨爲梅兄寫照。

東鄰滿坐管絃鬧。西舍終朝車馬喧。只有

老夫貪午睡。梅花開後不開門。

野梅如棘滿江津。別有風光不受春。畫畢
自看還自惜。問花到底贈何人。

畫梅之妙。在廣陵得一友焉。注巢林畫繁
枝。高西唐畫疎枝。皆是世上不食煙火人。
予畫此幅。居然不疎不繁之間。觀者擬我
丁塾堂一流。儼如在江路酸香之中也。

雀查查。忽地吹香到我家。一枝照眼是雪

是梅花。

乾隆元年應舉至都門。與徐亮直翰林過張司寇宅。司寇出觀趙王孫墨梅小立幅。冷香清豔。展視撩人。大侶予緇塵澆素衣也。今二老仙去。予亦衰頹。追寫寒葩。不覺黯然自失。恨不令二老見我橫枝滿幅。舍毫作簡齋詩句一題其上也。

宋釋氏澤禪師善畫梅。嘗云。用心四十年。纔能作花園少圓耳。元趙子固亦云。濃墨點椒。大是難事。可見古人不苟。敗煤秃管。豈肯輕易落于紙上耶。予畫梅率意爲之。每當一圈一點處。深領此語之妙。以示吾門諸弟子也。

吾家有恥春亭。因自稱爲恥春翁。亭左右前後種老梅三十本。每當天寒作雪。凍剪一枝。不待東風吹動而吐花也。今僑居邗

上。結想江頭。漫寫橫斜小幅。未知亭中窺
入明月。比舊如何。須於清夢去時問之。
驛路梅花影倒垂。離情別緒繫相思。故人
近日全疎我。折一枝兒寄與誰。

橫斜梅影古牆西。八九分花開已齊。偏是
東風多狡獪。亂吹亂落亂沾泥。

客窗偶見緋梅半樹。用玉樓人口脂畫之。
彼姝曉妝。母惱老奴。竊其香。匿而損其一

點紅也。不覺失笑。

水邊林下一兩三株。瘦影看來有若無。白
白朱朱。數不盡是花鬚。

玉女窗中有人同夢。夢在水邊林下。此予
五年前爲華亭沈君沃田。畫梅花帳子句
也。時沈君方納姬金屋。有詩紀事。朋儕多
豔稱之。今予用燕脂螺黛寫此小幅。復書
前詞家有明珠十斛之人者。贈之何如。

以詩爲贅游吾門者有二士焉。羅生聘項生均。皆習體物之詩。聘得予風華七字之長。均得予幽微五字之工。二生盛年。耽吟勿輟。無日不追隨杖履。執業相親也。二生見予畫。又復學之。聘放膽作大幹。極橫斜之妙。均小心作瘦枝。盡蕭閒之能。可謂冰雪聰明。異乎流俗之趨向也。今均袖紙一番。請予畫暗香疎影圖。因就其所欲而畫。

之。天空如洗。鷺立寒汀。可比擬也。

恥春翁畫。莖梅無數。花枝顛倒開。含南舍北。處處石黏苔。最難寫。大寒欲雪。水際小樓臺。但見凍禽上下啼。香弄影。不見有人來。

華光長老寫橫枝。說與西江癩阿師。今日風前呵手畫。幾回錯認雪飛時。

老梅愈老愈精神。水店山樓若有人。清到

十分寒滿把。始知明月是前身。

一枝兩枝橫復斜。林下水邊香正奢。我亦騎驢孟夫子。不辭風雪爲梅花。

楊補之甥湯叔雅。宋開禧間與弟叔用皆工墨梅。各出新意。謂之倒暈花枝。時有茅進士汝元亦擅名當世。叔雅畫梅曾見之於吾鄉梁少師薌林家。不愧逃禪叟。而叔用及汝元之疎枝瘦萼未嘗覩也。今予追

想叔雅之筆寫此一幅。冷冷落落。大似深山絕粒人。觀者當惜其緇塵滿素衣也。

古牋一番畫江路野梅。題詩其上裝成小立軸。奉寄巢林先生。尋梅勿憚行。老年天與健。半樹出江樓。一林見山店。戲拈凍筆頭。未畫意先有。枝繁花瓣繁。空香欲沾手。愛仿丁野堂。萬玉紛滿紙。謝却金帛求。笑寄古居士。居士嘗斷炊。瘳瘳寒耿耿。挂壁

三摩挲。賞我橫倒影。

冬心畫梅題記 完

冬心畫馬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乾隆十五年。在吳門謝林邨宅。見隋朝胡
瓌番馬圖。骨格雄偉。與駑駘有異。後邵陽
褚峻自九峻山來。攜示石刻昭陵六馬。慘
澹中有古氣。非趙王孫三世之用筆也。客
窗漫爾畫之。風髮霧鬣。寫其不受羈絆控
御者。何從而顧之哉。目前無杜二郎。咄咄

神駿不敢妄求。今之詩人品題也。

唐賢畫馬世不多見。元趙魏公名蹟尚在。人間諸儲藏家皆是粉練長卷。馬之羣五五十。白八至百。或柳陰晚浴。或花底滾塵。芳艸斜陽。中交嘶相啣之狀也。騏驥驎驎。未有貌及獨行萬里者。予畫非專師愛其神駿。偶然圖之。昂首空闊。伯樂罕逢。笑題一詩以寫老懷。詩曰。撲面風沙行路難。

昔年曾躡五雲端。紅鞵今敝雕鞍損。不與人騎更好看。

凍雨初晴。僧階之苔絕鮮。客履因坐庭陰。畫此匹馬。不嘶不動。尾搖風。乃於尺幅見之。馬乎馬乎。舉體無千金之裝。皮相者何能估價也。擲筆一笑。

馬知人意亦回頭。唐韋激句也。子笑而測之。狹邪者得非張公子杜舍人一流耶。晴

卷一
窗無事畫此春驄。行行芳草且少留之。衣
香鬢影。或從生綃中出也。并賦小詩。花間
酒幔水邊樓。嘶處隨郎郊外遊。一自玉人
春信杳。夕陽西下不回頭。

寫此老驥。尚有壯心。譬之於人。不無日暮
途窮之歎。世間罷羸者覩之。蹠蹠然同一
傷感乎。又題一詩。聊以解嘲。古戰場中數
箭瘢。悲涼老馬憶桑乾。而今衰草斜陽裏。

人作牛羊一例看。

予摹唐人畫馬。皆畫西域大宛國種。用筆
雄俊。別開生面。而圉夫冰雪在鬚。寒磔之
態。亦復飭骸。朔飈怒號。展軸看之。恍然置
身古骨刺之地也。畫畢。復題數行。以告世
之愛馬者。

驕嘶掣影耳生風。曉日曛曛正照東。誰把
傾城與傾國。翠蛾紅袖換花驄。

龍池三浴歲駸駸。長抱馳驅報主心。牽向朱門問高價。何人一顧值千金。

古之相馬者。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厲相目。衛忌相髭。許鄙相肌。一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臍。陳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各有所能。未若伯樂具相之全者也。設有良驥。不但伯樂難逢。要求各有所能者。亦未易得也。予用曹韓畫法。畫

此一匹。所謂若滅若沒之形。今之世何人妙解而識之哉。畫畢。爲之慨然。

馬尾搖風春日暄。花前花後杏花繁。愛他躑躅京城裏。騎過吾家兩狀元。昔貴遊詩云。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誦之殊多豔羨也。狀元何足重。三年便出一個讀書人。個個皆能爲之。其所以異者。要在平生事業不朽耳。吾家舅弟掇巍科。後

卷一
是言
著作之編盈尺矣。無愧榜頭名也。今於畫馬乃戲及之。非爲馬幸也。程穉秀才毋嗤老夫誇張門庭。

秃筆掃驂驅韋侯畫馬之妙也。其紅鞵覆背圖一軸。乾隆元年見之京師王侍郎宅。曾題詩左方。侍郎逝後。此畫爲廝養卒竊去。歸之內城賣漿家矣。今拈豪追想其意。所謂頭一點尾一抹者。乃於素練中摹得

之。每逢上巳。前君之日。不無有斜陽芳草香輪漸遠之感也。

昔聞有良驥服鹽車而上太行。漉污灑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綽衣幕之。驥于是俯而噴。仰而鳴。以爲伯樂知己也。今予畫馬蒼蒼涼涼。有顧影酸嘶自憐之態。其悲跋涉之勞乎。世無伯樂。卽遇其人亦云暮矣。

吾不欲求知於風塵漠野之間也。

世傳韓幹畫馬。一日有人詣門。自稱冥使。請馬爲坐騎。公乃畫馬一匹。焚之。後於寢室見前冥使。來謝云。關山迢遞。賴公無跋涉之苦矣。其感召遂若是乎。今予寫此。頗亦通靈。安得有求之者。入夢而相告也。

予年來畫馬。馬皆丈餘。雄偉獨大。赤喙黑身。耳如批竹。尾若擁篲。所謂驪裏者是也。

驪裏者。神馬也。其種出東骨利國。一日行千里。日食須海上龍芻。非沙州飼以芡蕒。瓜州飼以薺州。西蜀飼以稗州。安北飼以沙蓬根。鍼可比。惟周官所載。古天子十二閑中有之。當時曹韓圖寫者。殆近是歟。

冬心畫馬題記

畫佛題記序

予初畫竹以竹爲師。繼又畫江路野梅。不知世有丁野堂。又畫東骨利國馬之大者。轉而畫諸佛。時時見於夢寐中。三年之久。遂成畫佛題記一卷。計二十七篇。語多放誕。不可以考工氏繩尺擬之也。廣陵執業門人羅聘爲予編次之。懼予八十衰翁。恐後失傳。乃請吾友杭堇浦太史序予文。并

刊藏朱草詩林。其用心亦良苦矣。乾隆二十七年。歲在壬午。七月七日。前薦舉博學鴻詞杭郡金農漫述。

冬心畫佛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漢明帝時。佛從西域雞足山來入中國。其教日興。後之奉者。皆四天下智慧之士。下至凶暴之徒。未嘗不畏其果報而五體投地也。若晉衛協畫七佛圖。顧愷之瓦官寺畫維摩詰像。前宋陸探微甘露寺畫寶檀菩薩像。謝靈運天王堂畫熾光菩薩像。梁

張僧繇天皇寺畫盧舍那像。隋展子虔畫
佇立觀音像。鄭法士永泰寺畫阿育王像。
史道碩畫五天羅漢像。尉遲跋質那婆羅
門畫寶林菩薩像。其子乙僧光澤寺畫樂
音菩薩像。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
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降靈文殊
菩薩像。楊庭光畫長壽佛像。翟垓畫釋迦
佛像。李杲奴畫無量壽佛像。王維畫孔雀

明王像。韓幹畫須菩提像。周昉畫如意輪
菩薩像。辛澄畫寶生佛像。左全畫師子國
王菩薩變像。范瓊畫正坐佛圖。張南本聖
壽寺畫寶頭盧變相。張騰文殊閣下畫報
身如來像。後梁朱絲畫香花佛像。跋異福
光寺畫自在觀音像。後晉王仁壽畫彌勒
下生像。南唐王齊翰畫辟支佛像。前蜀杜
子瓌畫待香菩薩像。杜勰龜畫歡喜國佛

像釋貫休畫應夢羅漢像。吳越釋蘊能畫
妙聲如來像。富玫畫白衣觀音像。宋石恪
畫藥師佛像。周文矩畫金光明菩薩像。武
洞清畫智積菩薩像。侯翼畫寶印菩薩像。
勾龍爽畫普陀水月觀音像。李公麟畫長
帶觀音像。關仝畫龍窠佛像。董源畫定光
佛像。黃居寀畫著色觀音像。梁楷畫化城
行化佛像。趙廣畫妙光林中披髮觀音像。

趙伯駒畫拘那含牟尼佛像。釋智什畫白
描阿彌陀佛像。釋梵隆畫十散聖像。歷代
畫之。今則去古甚遠。不可得見。惟於著錄
中想慕而已。余年踰七十。世間一切妄念
種種不生。此身雖屬穢濁。然日治清齋。每
當平旦。十指新沐。熏以妙香。執筆敬寫。極
盡莊嚴。尚不叛乎昔賢遺法也。世多善男
子。願一一貺之。永充供養云。

十五年前曾爲援鶉居士寫金剛經一卷。居士刻之棗木。精裝千本。喜施天下名勝禪林。與伐那波斯尊宿貝葉之書爭光也。卽外域遐方。若朝鮮。若日本。若暹羅。若琉球。若安南諸國。以及小瓊島大西洋。皆附海舶遠行。散布之地。無不知中華有心出家菴粥飯僧之柔翰矣。今年又畫佛畫菩薩。畫羅漢。將俟世之信心敬奉者。銀摹上

石。一如寫經之流傳云。

龍眠居士中歲畫馬。墮入惡趣。幾乎此身變爲滾塵矣。後遂毀去。轉而畫佛。懺悔前因。年來予亦畫馬。四蹄隻影。見於夢寐間。殊多惘惘。從此不復寫。衰州斜陽酸嘶之狀也。近奉空王。自稱心出家菴粥飯僧。工寫諸佛。墨池龍樹。常現智慧雲。是日朝曦照戶。冬氣益清。但覺煩惱。一瞬頓釋。因作

香林大自在菩薩端正相。以寄長齋之人。
上池水須汲供之。

上世慧業文人奉佛者。若何點周顒之流。
然未能斷葷血而節情慾。當時故有周妻
何肉之謂也。予自先室捐逝。潔身獨處。舊
畜一瘧妾。又復遣去。今客遊廣陵。寄食僧
廚。積歲清齋。日日以菜羹作供。其中滋味
亦覺不薄。寫經之暇。畫佛爲事。七十衰翁

非求福禔。但願享此太平。飽看江南諸寺
門前山色耳。

佛之化城。城中有無憂林。林中有十二種
樹。龍窠其一也。若思維。若音樂。若如意。若
菩提。若貝多羅。若伊那提。若寶相。人間亦
未易覩耳。予畫菩薩妙相。奇柯異葉。以狀
莊嚴。恍如佛光上下。隱現在方寸也。古云。
世無文殊。誰能相賞。予聞斯語。爲之興歎。

五代釋貫休。天福間蜀主賜紫衣。號禪月
大師。其畫羅漢。皆從夢中所見。予年十三
四時。逢上元節。隨先處士過長明寺。觀其
真形。十六軸。隆鼻朵頤。龐眉大目。各盡意
態。雖古縑如漆。而精爽突出。尺許。實通神
之筆也。後爲彭城李公奪之。送入西湖聖
因寺。供養。秀州汪屋。乾隆八年重裝。子書
籤題名。世上一切下劣人。不得瞻覩也。今

予亦畫羅漢諸佛。若有宿因。因憶往歲舊
事。漫記于此云。

古佛頌頌曰。七池無狂花。雙樹無暴禽。中
有道場精進林。雪山白牛日食草。其糞合
香爲佛寶。以此塗地。香不了。長者居士與
導師。各具智慧。千人俱多樂。少苦。功德施
童男。掃塔復洗塔。塔內舍利一百八。清淨
耳聞諸天樂。昔傳佛在師子城。說法無量

度眾生。能令荆棘柔輒。沙礫成光明。

芭蕉。佛家稱之爲樹。以喻已身。要常保堅固也。子於綠天林中。畫古佛一軀。坐藉忍草。耳寂音聞。師子城賓頭盧變相。髣髴似之。合十敬禮者。當具香花作供。五濁不汚。自生善心。

子年踰七十。乃我佛如來最小之弟也。唐賈島詩云。得句先呈佛。其奉西方聖人可

知矣。予近畫佛及四大菩薩十六羅漢諸像。亦必施入金繩界地中。以充世養。爲善之樂。與眾共之。

有客贈我古紙一番。因而畫之。客曰。先生畫突過虎頭矣。何渾噩之氣滿紙也。若縣之香林中。豈止得錢百萬耶。相對一笑。

王右丞室中。惟繩牀經案而已。掃地焚香。日飯名僧數輩。暇則寫佛。其辟支佛圖。曾

見於揚州北柳巷涂洛水軒。後聞歸馬氏
嶰谷。今不知果在玲瓏山館耶。近予畫沙
門妙相。兼畫貝多一株無垢之葉。非復世
間所有。功德雲縷然護之。合十指爪拜
而奉者。麗居士其人乎。

閉門飽太常齋。畫佛一軀。意境俱別。佛之
上下左右。草木華滋。而含和氣。香林異品
一一寫之。我佛通徹解悟。以廣長舌演諸

妙言。山中頑石爲之點頭。信然信然。

舊傳。顧常侍愷之在瓦官寺。畫維摩詰圖。
觀者千人。得錢百萬。施畱寺中。抑何盛歟。
今予寫長壽佛像於浮玉山禪堂。不受一
文。意欲乞我佛髻內寶珠藏入無縫塔。其
許我乎。

釋迦成道日。心出家菴粥飯僧。汲菩薩泉
新沐指爪。以雪山牛頭香熏之。執筆敬寫

卷一
長壽佛一軀於無憂林中。與四大天下善男子永充供養云。

晨起熏沐。畫佛一軀。佛著無價衣。藉坐樹下。其樹周而枝葉莊嚴。真化城中寶相也。觀我畫者。擬我以盧楞迦之流。非今五濁人所能爲。畫畢。復演說八十四字。題卷首云。菩提樹有淨妙音。二株兩株青悒悒。此是佛家無憂林。佛坐其下吉祥草。耳鼻口

舌除熱惱。甘露灌頂若雪澡。大地諸光光不生。佛一毛孔生光明。盲者忽覩開雙盲。優鉢羅花香兩遍。能令尋常百回見。誰曰寶山空手轉。

富收吳越時人所畫白衣觀音。世代負遠不可得見。予結想爲之。上下左右。復畫五色雲縷縷不絕。真化城中網縕之氣也。客過觀而興歎曰。先生畫法。全是六朝神品。

唐宋間無此奇古。唐宋以後何暇論哉。予乃荅曰。二十年前曾在龍泓居士家。觀陸探微佛像。故竊其用筆之妙也。客去。予取其言書于卷軸之上云。

冬心畫佛題記

冬心白寫真題記

錢塘 金農 壽門

古來寫真。在晉則有顧愷之為裴楷圖貌。南齊謝赫為漢肅傳神。唐王維為孟浩然畫像于刺史亭。朱抱一寫張果先生真。李放寫香山居士真。宋林少蘊畫希夷先生華山道中像。李士雲畫半山老人騎驢像。何充寫東坡居士真。張大同寫山谷老人

卷一
真皆是傳寫家絕藝也。未有自爲寫真者。惟雲笈七籤所載大中年間道士吳某引鏡濡毫自寫其貌。予因用水墨白描法自爲寫三朝老民七十三歲像。遠寄鄉之老友丁鈍丁隱君。隱君不見予。近五載矣。能不思之乎。他日歸江上。與隱君杖履相接。高吟攬勝。驗吾衰容尚不改山林氣象也。宋時有三朶花。後仙去。能自寫真。東坡先

生作詩贈之。予今年七十三歲矣。顧影多慨然之思。因亦自寫壽道士小像於尺幅中。筆意踈簡。勿飾丹青。枯藤一枝。不失白頭老夫故態也。舉付廣陵羅聘。聘學詩於予。稱入室弟子。又愛畫。初仿予江路野梅。繼又學予人物蕃馬奇樹窠石。筆端聰明。無毫末之舛焉。聘年正富。異日舟屐遠遊。遇佳山水。見非常人。聞予名。欲識予者。當

卷一
出以示之。知予尚在人間也。

宋白玉蟾善畫梅。予嘗用其法作橫斜瘦枝。玉蟾自寫真。予亦自圖形貌。不求同其同。而相契合於同也。寫畢。以寄朱君二亭。二亭居江都市上。日坐肆中。與魚鹽屠沽雜處。雖劇忙。必手一冊書也。深夜閉門。三更燈火。猶琅琅誦讀之聲不輟。予日之爲南濠都少卿。平素與予往還最密。禮敬弗

倦。今攜予小像懸之別舍。知非漠然視我也。其地喧虺。荅通穢雜。又何礙哉。

宋蜀僧元靄。以傳神受知於太宗。一時輦下王公大夫爭求其筆。太宗嘗曰。可能自寫形貌乎。元靄遂寫沙門側面小影。上嘉獎之。河東柳開爲之贊。予亦自寫昔邪居士半身像。但不能微阿師看人顏色。弄粉墨耳。圖畢。以寄龍興寺蒲長老。長老春秋

卷一
冬心自寫真題言
八十八矣。神明勿衰。聞齒重生。髮轉黑。舉如嬰兒。真雞足山前古尊宿也。于今年七十有三。尚客廣陵未歸。爲僧之願未償。寄示此軸者。要道眼觀我骨相。是佛家弟子乎。禪林野狐乎。不覺掀髯失笑。

自寫百二硯田富翁小像畢。悄悄申言之。富翁者。田舍郎之美稱也。觀子骨相貧窶。安得有此謂乎。賴家傳一硯。終身筆耘墨

糲。又遊食四方。歲收不薄。硯亦遂多。一而十。十而百有二矣。乃笑顧曰。不啻洛陽二頃也。署號百二硯田富翁。宜哉。吾鄰張氏子。有先世良田在吳興。每歲畜牛四十蹄。代耕。當秋成。望望然黃雲如覆車。不二十年鬻於他人。何豐腴之不久長耶。今將是軸寄與吳處士於河渚。處士開門教授鄉里。躬親硯田所獲。相較爲何如。吾并欲以

富翁之名轉贈處士也。

十年前臥疾江鄉。吾友鄭進士板橋宰濰縣。聞予捐世服。總麻設位而哭。沈上舍房仲道赴東萊。乃云。冬心先生雖攫二豎。至今無恙也。板橋始破涕改容。千里致書慰問。予感其生死不渝。賦詩報謝之。近板橋解組。予復出遊。嘗相見廣陵僧廬。予仿昔人。自爲寫真寄板橋。板橋擅墨竹。絕似文

湖州乞畫一枝。洗我滿面塵土可乎。

舊傳。王右軍嘗臨鏡自寫真。不特其書翰爲古今絕藝也。予臨池清暇。亦復自寫面壁圖。作物外之想焉。山顛水涘。若有人招支公。一鶴可從我遊乎。此幅宜贈栖霞上禪堂松開士。縣經龕中。定有識我者。指曰。此心出家。盒粥飯僧。

項生均初以爲友。嘗相見於花前酒邊也。

卷一
一日將詩代贄。執弟子之禮。遊吾門。乃拜請曰。願先生導且教之。其爲詩簡秀清妙。狀其長身如鶴之癯而高出一頭也。近學予畫梅。梅格成削中有古意。有時爲予作暗香疎影之態。以應四方求索者。雖鑒別若勾處士。亦不復辨識。非予之殘煤秃管也。嗟乎。前年得羅生聘。今年又得項生。其結詩畫之緣也。衰曠放廢。竊有樂焉。世間

富貴利達。何暇問哉。因自寫小像付之。要使其知予冷癡之吟寒葩之寄。是業之所傳得其人矣。

天地之大。出門何從。隻鶴可隨。孤藤可策。單舸可乘。片雲可憩。若百尺之桐。愛其生也不雙。秀澤之山。望之則歸。然特然而一也。人之無偶。有異乎衆物焉。予因自寫枯梅菴主獨立圖。當覓寡諧者寄贈之。嗚呼

卷一
冬心自寫真題記
寡諧者豈易覲哉。予匹影失羣。悵悵惘惘。不知有誰。想世之瞽者。喑者。聾者。癡者。癩者。癩者。禿簡者。毀面者。瘦者。癢者。拘攣者。褰縮者。匾者。此中疑有寡諧者在也。

冬心自寫真題記 完

